



王陽明與陳白沙

姜允明◎著



王陽明與陳白沙

吳光明◎著

王陽明與陳白沙／姜允明著．--初版--．--臺北
市：五南，2007[民96]

面；公分 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78-957-11-4755-0（平裝）

1.（明）陳獻章 - 學術思想 - 哲學

2.（明）王守仁 - 學術思想 - 哲學

126.3

96007499



1BJ1 中國哲學系列

王陽明與陳白沙

作 者 — 姜允明(154.2)

發行人 — 楊榮川

主 編 — 陳川源

責任編輯 — 王兆仙 連玉瑩

封面設計 — 董安安

出 版 者 —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

電 話：(02)2705-5066 傳 真：(02)2706-6100

網 址：<http://www.wunan.com.tw>

電子郵件：wunan@wunan.com.tw

劃撥帳號：01068953

戶 名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台中市駐區辦公室/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

電 話：(04)2223-0891 傳 真：(04)2223-35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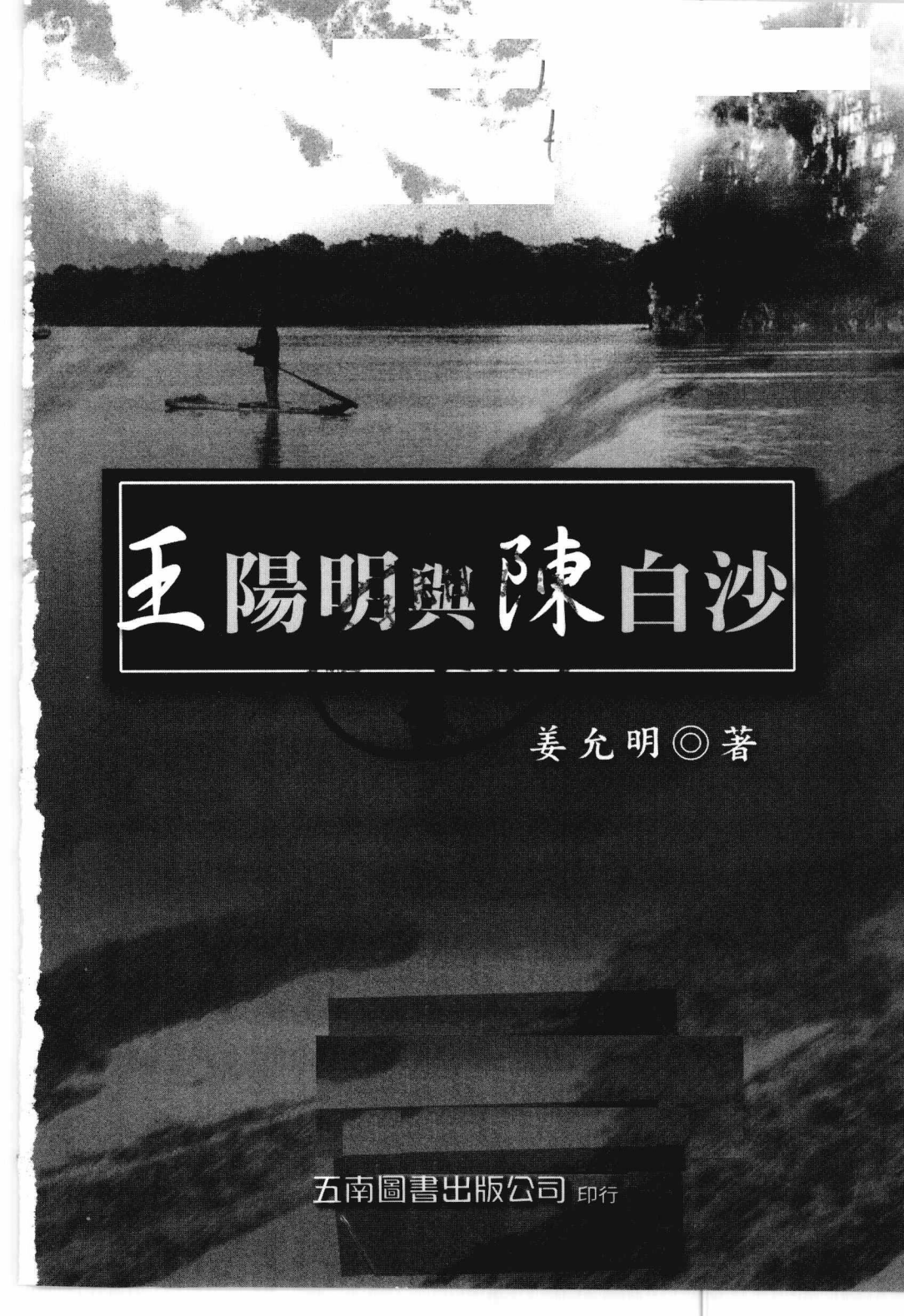
高雄市駐區辦公室/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

電 話：(07)2358-702 傳 真：(07)2350-236

法律顧問 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

出版日期 2007年6月初版一刷

定 價 新臺幣420元



王陽明與陳白沙

姜允明◎著

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

自序

憶與美人別 贈我青琅函
受之不敢發 焚香始開緘
諷誦意彌遠 期我濂洛間

憶與美人別 贈我雲錦裳
錦裳不足貴 遺我冰雪腸
雪腸何所遺 誓言終不渝

In remembrance of our parting,
I received a blue tome,
Fearful of disclosing its contents,
Without respect in an offering of incense,
Upon reading and intoning its sacred text,
You directed me to an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ou d Ch'eng.

In reverence of our parting,
I received a hallowed silk garment,
One belying its simple design and cut,
Exalted above all in its sincerity and esteem,
To inherit this gift (of the Sage)
Is a pledge of permanence to our ken!

這首王陽明為回應湛甘泉而作的獄中詩，和盤托出了首度

見面時的心境，不僅是湛、王共為陳白沙衣鉢傳人的鐵證，其實此「鐵」更像黑夜中耀眼的「寶石」，只因為黃宗羲一時疏漏，造成宋明哲學史中的斷層現象，令人遺憾。有關陽明的書籍如汪洋浩瀚，何以至今未嘗解讀，令人困惑。湛甘泉晚年在陳白沙墓前賦詩：「五百年後，大道以明」，預測之精準，更令人驚歎！

上列詩中所提焚香讀琅函，常見於佛典，為禪宗正規，禪師雲水生涯，故衣袍稱為「雲錦裳」。此詩句若以英譯諷誦，似更傳神，故特附於其後。其實《傳習錄》是以標準的禪語錄形式成書，陽明聽甘泉講白沙學兩三年，內容皆為白沙所創禪宗的儒家學說，陽明發揚光大，由一群碩學門人寫出。

本書目的在還原歷史真相，以微觀的精確性與宏觀的靈活性為方法，在各篇章中列舉許多證據（視行文之需，略有重複），例如陽明十二歲時崇慕聖人，正好與白沙抵京「名震京師，轟動朝野，咸謂聖人復出」完全同時。又例如白沙修正程朱「致知」為「致實」，而「實」為本心善端。陽明須至四十九歲才見到林光的信中所提近日所談的「良知」，陽明五十歲才大悟「致良知」，真是百死千難中得來。中國哲學史中，陳白沙與王陽明的割裂，純是人為的假相，白沙隻身獨力把明初朱學一手轉變成陸學，蔚然成為整個明朝風尚，雖然僅靠十年靜坐與二千首詩，亦厥功至偉。「陳王學派」必須建立起來，雖已歷經五個世紀的延擱，仍然為時不晚。

新儒學必須開拓再生，不可閉鎖僵化，下列以此為主題，與新聞記者的問答作為本序：

問：你在澳紐三十餘年，以國際觀的角度如何看新儒學的發展？

(4) 王陽明與陳白沙

答：「新儒學」一辭是英文Neo-Confucianism轉譯而來，原指北宋五子、朱熹、陸王為代表的宋明理學，四十年前在夏威夷舉辦了一連串東西方哲學家會議，以及後來陳榮捷大量英譯典籍，頗引發了西方學界的側目重視。當代新儒家則是由熊十力揭開序幕，直到今天，新儒家不但具有三教合一的特色，而且吸收了西方的智慧，「四教合一」的傾向明顯，為未來東西方會通開出一條康莊大道。

問：當代新儒家到底做了什麼具體的貢獻？

答：就儒學內部理論簡單的說，熊十力援佛入儒，他的體用論以翕闢成變、相反相成、剎那生滅等觀點，建立了天人合一的「邏輯」，把傳統的理念，首度提高到理論的層面。梁漱溟在極權之下的無奈，代表是一種儒者典範，馮友蘭以西方實在論的觀點重釋儒學。唐君毅、方東美各展千秋以東西方智慧凸顯天人合一的境界與文化意識。（錢穆則較重視思想史的疏解）。張君勱、陳榮捷則在西方傳播，貢獻至偉，新儒學散布開來，已有第二代，甚至第三代，各有所宗者，門戶色彩隱然呈露。牟宗三借用康德，大大提升了新儒學的思辯性。羅光的生命哲學首度企圖溝通儒學與西方宗教。

問：新儒學所堅持的理念是什麼？既然稱為「新」，是否真能向前突破去面對新時代的新問題？

答：這個問題牽涉甚廣，簡單的說新儒學堅持的是一種道德理性，今天也不難看出其重要性，但是新儒學過分重內輕外便與整個時代脫節，因為道德理性是自發的無法強制。「滿街是聖人」其時還有待商榷。孔子強調「仁」，同時也重視外在規範的禮法，仁與禮作主客之間的交互作用，所謂「克己復

禮」，達到主體的客觀化與客體的主觀化。西方的法律有宗教作後盾，有上帝作保障，東方的法律在極權之下效果彰顯，一旦推動民主便成亂象叢生，這是令人遺憾的事，後新儒學如果要開花結果，必須要打開來走出去，由「內聖」走向「外王」是新儒學運動燃眉之急的問題。

問：請你說明一下王陽明所謂「滿街都是聖人」，類似米拉波高呼「國民萬歲」是否比「內聖外王」更具備了現代民主精神？

答：所謂的「內聖外王」之中的「王」，並不是稱王作皇帝的意思，而是指「往」，內聖外王是指「內聖」之後往外去發展開來，這也是王陽明的「致良知」。至於「滿街是聖人」是就德性的意義去講人人都具備無限的內在價值，「國民萬歲」是就權利的意義去講人人平等，德性義與政治義之間尚有許多轉折，不完全劃等號。

問：「內聖」通往「外王」既然是燃眉之急的事，為什麼在新儒學中又變成了「問題」，當代新儒學以及你自己對這個問題有什麼不同的看法？

答：「內聖」能不能直通「外王」之所以成為問題，是因為熊十力和牟宗三對陽明學的理解不同而產生。熊十力認為成己是內聖、成物是外王，其實成物即是成己，本無內外可分，所以內聖與外王是一以貫之而直通的；牟宗三則認為，當代新儒學的外王應是指發展科學與推展民主而言，由內聖走向「新外王」還必須要透過「良知坎陷」這一關卡，這是扭曲轉彎的路途。其實任武官的王陽明是先有外王，一生冒著百死千難去探求內聖，到了五十歲才「點出」陳白沙所謂「致實以防動之

流」中的「實」。根據白沙所提示的指「本心」、「善端」、「良知」，陽明因此提出「致良知」的說法，以防止行動中流入弊端，所以反對孟子的「勿忘勿助」而主張「事上磨練」，此「事」與白沙的「動」實際上指的是陽明一生兵馬倥傯，殺賊平亂的事，在沙場上當然不能採用孟子「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」之心的三端，所以致良知時只論是非之心的一端。山中賊不對就殺，在他每次「身先士卒」、「從咽喉處著刀」這種殺聲震天、血濺四方之際，王陽明所堅持的最高信念就是「致良知」以防動之流。我們在他身上見證到驚天動地的「知行合一」與「內聖外王合一」的偉大典範，可以說是中國哲學史上，尤其是儒學史最為光輝燦爛的一頁。（如果鄭和艦隊由王陽明接掌，全世界都是明朝的屬地！）

問：你返臺後對新儒學的研究工作重點放在哪一方面？你覺得國內環境如何？

答：我長久在英制大學，習慣於用證據說理，與國內一些專家以表達像「護教式」的意見當作學術工作的作風不同。我近期的一部份工作放在解答五百年遺留下來的的大懸案，就是王陽明與陳白沙的關係。從整個時代背景，與陽明一生學思歷程加以一一舉證，斷定陳白沙有兩個衣鉢傳人，一是湛甘泉，如眾所周知，但較為有名無實；二是王陽明，有實而無名，有點像禪宗八祖、九祖根本無可考。考據的工作極費心血，甚至自費利用暑假到大陸、日本搜集資料，目前的工作還只是初步階段，所以曾向國科會提出，不料審查的「專家」偏見甚深，本來翻案改寫歷史就容易得罪人，而且人家得獎論文的基礎都動搖了，茲事體大以致惱羞成怒也是可以諒解的。這方面的工作雖然才剛開始，但已有足夠證據去定案成立，陽明甚至從湛甘

泉手中接受衣袍而賦詩發誓終生不渝。國科會當然訂有辦法力求評審的公平性，但負責選定審查名單的人，或為利益輸送或為打擊異己，大權完全在手。我認為負責指定審查名單者必須要有國際觀，或是設定任期，國科會如果不加以檢討，如何能夠冀望把國內新儒學的研究提高到國際水準？

姜允明

序於澳洲雪梨南嶠

2007年2月



自序 (2)

導論 1

從王陽明獄中詩〈八詠〉的解讀論王陽明與陳白沙的承傳關係 17

從陳白沙到王陽明 43

王陽明何以不提陳白沙——儒佛會通在明代心學史中的實例 71

從「陸王學派」一詞的商榷論儒佛會通 87

王陽明聖人形象的史實性考察 107

當代新儒家論陳白沙 123

從王陽明在龍場「為石墀」談明儒的生死觀 143

現代化的傳統——以白沙與陽明為證例略談中國哲學的重整 157

明心見性與自得之學 177

初訂陳白沙與王陽明年表——論江門學派的新定位 191

論良知的文化：孟子、王陽明與牟宗三 203

道德的危機——中西傳統宏觀比較 225

心的概念——中西哲學比較 245

參考書目 263

導論

我曾經出版過兩本陳白沙的專書，一本英文《心性探微》（*The Search for Mind*），一本中文《陳白沙其人其學》。自然容易造成個人興趣僅限於白沙的印象，這種看法未必正確，理由繁雜，略作說明如下：

如眾所周知，研究明代哲學，必然以王陽明為首選，《傳習錄》是傳統哲學原典中最易讀易解的一部書，從前連臺灣、日本的軍校都可以當教科書，因為內容哲理清晰，材料豐富，若以著述為目的，可以大收事半功倍之效。最要者，許多政治家、軍事家把王陽明當作典範人物，而當代新儒大師都與陽明結了深厚的思想淵源，其重要性特別彰顯，造成陽明入聖哲理的書籍，如汗牛充棟、汪洋浩瀚。

反觀陳白沙，教學生涯四十年，不立文字，不准門人筆記，只留些許書信文章，主要文獻資料為意境高遠的兩千多首詩，所云多為「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、法外之法」，而不易拿捏，這種莊禪情趣兼容儒佛哲理的白沙學，要在思想條理上加以辨析疏理，簡單說是難以著筆的，恐怕只有自討苦吃或不自量力者，才能甘之如飴。而且《傳習錄》「一言不及」白沙，明史也認為白沙學「所傳不遠」，既無影響力與重要性，造成五百年來深藏在冷凍庫中，直到最近幾年才零星出現陳白沙的專著。

如果認為明代只有陽明學一枝獨秀，這種傳統看法其實不但對明朝，甚至整個心性之學是一種貶辭。但是陳王關係微乎

其微，中間似乎隔了一道鐵牆而不相干，幾乎成了五百年來直到目前為止的定論。

我對此定論引起挑戰的興趣，起源是認為白沙與陽明關係密切。首先發現陽明十二歲時仰慕聖賢，剛好與白沙五十六歲時在京師以聖人身分聲名大噪，同時發生。翻開陽明《年譜》十一歲條，「明年……」內容主題全是有關聖賢的事：

一日，與同學生走出長安街，遇一相士異之
曰：「吾爲而爾相，後須憶吾言！

鬚拂領，其時入聖境，
鬚至上丹臺，其時結聖胎，
鬚至下丹田，其時聖果圓。」

先生感其言，自後每對書，輒靜坐凝思，嘗問
塾師曰：「何爲第一等事？」塾師曰：「惟讀書登第
耳。」先生疑曰：「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，或讀書學
聖賢耳。」龍山公聞之，笑曰：「汝欲做聖賢耶？」

此事發生的確切時間應是成化十九年（1484年）四月初。
陳白沙應憲宗禮聘，於三月三十日抵京，

名震京師，轟動朝野，公卿大夫日造其門者數
百，咸謂聖人復出。

所到之處，擁馬不得行，圖其像者數十人。

……

白沙早在四十歲時，國子監祭酒刑讓在朝廷揚言「真儒復出」，在此之前，早已被讚頌為「活孟子」，這一類有關「聖

賢」的頭銜如此眾多，連所有傳統儒家亦無出其右者。

陽明學說的演變發展，「其學三變，其教三變」，一向都被解讀為突發事件，「賴天之靈」頓悟自得而來，有如真空中突然爆出火花，抹殺哲學思想必有沿襲進展的定律，黃宗羲早已懷疑陽明《傳習錄》何以不提陳白沙？陳王之間的歷史公案，我自己隱隱約約從學生時代便躍躍欲試尋找答案，但跟五百年來的學者一樣遭遇挫折，因苦無證據而無從著手。只是對於先徹底研究白沙，才能疏理陽明學的信念則始終如一，否則形成空中架樓，有損學術嚴謹性的嫌疑，所以造成有二本白沙專書而無一篇陽明論著的反常現象。

王陽明十二歲要做聖賢的決定，必然由白沙事件引起，而且對王陽明一生的心路歷程有強烈的定向作用。陳白沙何許人也？有許多事實為後學者疏忽，然而對陽明而言，則是他同時代活生生的典範人物。陳白沙是：

- 一、中國傳統儒家中唯一在「生前」就被上自皇帝，下至山中賊的全國人士尊稱為「聖人」的學者。
- 二、把明代學風由明初的朱學隻身獨力轉變成為陸學的人，唯靠十年痛苦經驗的「靜坐」，以及兩千多首詩。當時陸象山早已被遺忘了三百年，如果用「月明星稀」來形容，夜空中明亮的滿月是朱熹，其他寥寥幾顆微弱星光中的一顆是陸象山，這種星月交替、扭轉乾坤，在中西哲學史中亦堪稱罕見，所以是宋明儒學史中最具關鍵性的重要人物。
- 三、孟子之後近二千年首次提出「良知」的哲學家。《白沙子全集》中，未見「良知」二字，但在給白沙門人林光的信中已經提及，陽明在四十九歲時才看到此信，所以順理成章直到五十歲才提出「良知教」。早年在朝任官的白沙門人姜夔，逢人輟稱白沙為「活孟子」，也必然提過「良

知」。

四、宋明儒家中最無門戶之見者。明代佛家只有禪宗一枝獨秀，白沙學融攝儒佛，間接影響陽明後學走向狂禪。亦可以視為當代大儒熊十力創新唯識論，方東美發揚華嚴哲學，以及牟宗三傾心天臺圓教的先例。

五、在明儒中首次推崇濂洛象山為孟子真傳，視朱子為「別子為宗」，陽明也是沿周程之說求之，「若有得焉」而一生推崇濂洛。

總之，陳白沙何許人也，王陽明最為心知肚明，在赴龍場之前便見過至少七位白沙門人或同窗。思想的承先啟後，哲學史上連用的簡稱，例子不勝枚舉，如「孔孟」、「老莊」、「程朱」、「陸王」、「唐牟」、「馬列」……等等，王陽明與陳白沙在思想上如連體嬰，比起上列簡稱最為相近，但「陳王」的稱呼在既有的哲學史書中未嘗出現，是最為奇特的黑洞現象。翻開陽明論述，看到不少白沙的句子，如「色色信他本來」，黃宗羲謂二先生之學最為相近，惜未進一步說明。我自己近期中做了思索探討，因為除了原典之外，沒有一本書為我激勵啟發，所以這是一樁艱辛的工程，在此舉幾個例子說明陳王如何相近：

一、白沙：四大形骸為外物，榮之、辱之、生之、殺之，物固有之，安能使吾戚戚哉？

陽明：自計得失榮辱，皆能超脫，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，乃為石墮。

在龍場，「時瑾憾未已」，宰相劉瑾因陽明上疏而震怒，遺憾「廷杖四十」、「謫龍場」的判刑太輕，隨時會派人到龍

場，陽明隨時要面臨殺身之禍，所以由苗人之助，做了石頭棺材，在上面靜坐。白沙為遺腹子，自幼因父親去世接受死亡的事實早已習以為常，榮辱生殺，安能使人戚戚焉？陽明自幼如天之驕子，一旦面臨死神，得失榮辱雖能超脫，但除了在石塚上靜坐以化覺死亡的恐懼感之外，自問：「聖人（白沙）處此，更有何道？」

二、白沙：致虛以求靜之一。

陽明：終日端居澄默以求靜一。

「致虛」在白沙就是靜坐，「靜」、「一」、「無欲」源自周敦頤。陽明「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」，「始知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」、「心外無物」等等，二十一歲曾經格竹得病，白沙有許多「格竹詩」，有一首曰：

窗外竹青青，窗間人獨坐；
究竟竹與人，元來無兩箇。

陽明所謂「大悟」，是悟得人竹不分，物我一如的道理，所以說：「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」。夢中人是白沙或甘泉。

三、白沙：致實以防動之流。

陽明：致良知必在事上磨練。

白沙已明言「實」是「大本」、「本心」、「天理」、「端倪」（莊子語）、「端緒」（象山語）、「善端」（孟子語）。所以陽明說：「吾良知二字，自龍場以後，便已不出此

意，只是點此二字不出。」四十九歲才看到白沙給林光的信談到良知，所以五十歲才揭「良知教」、「致良知必在事上磨練」，所以會得出「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」的結論。陽明也成為傳統儒家中「內聖外王」合一的唯一典範，須大量篇幅加以論述。

四、白沙：稽諸聖訓，徐取古人文字印證。

陽明：默記《五經》之言證之，莫不脗合，因著《五經臆說》。

五、白沙：也須焚書一遭。

陽明：早已秦火矣。

有人問及《五經臆說》，陽明「笑」著回答：「早已秦火矣」。只「留」下〈序〉十三條，主要在探討上列第二條中所提，白沙〈對竹詩〉中詩句：「元來無兩箇」的「元」字。照我的判斷，這本書根本沒有寫出，或者不滿意而燒了，所以笑著回答。三十七歲的王陽明，功力未臻於此，還沒有返京後與湛甘泉「卜鄰而居」，「每日切磋論學」共兩年，以後還要陸續找飽學之士的門人共撰《傳習錄》，以完成未盡之功。我的線索非常多，只舉象山一例。一年後席元山聽其講學，因未提白沙而近似象山學，所以問朱陸異同，「先生不語朱陸之學，而告之以所悟」，後來又說「朱陸異同，各有得失」，再過兩年才研究朱陸，認為象山學「無實之誣……，晦菴有知，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」，都不是內行話。許多年後，對陸氏才有初步的理解，批評象山「只是粗些」（白沙較細！），五十歲提「致良知」後，才發現白沙學乃陸學也，所